

★长篇抗战小说★

郭铜著

四天四夜

一场看似没有尽头的战争，
在四天四夜里，充满了挑衅和困惑。
危机在瞬间点燃，
无论结局如何，都要战到最后。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这是一场看似永远没有冬头的战斗！

四 天 四 夜

郭铜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四天四夜 / 郭铜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461-3

I. ①四… II. ①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31561 号

书 名 四天四夜

著 者 郭 铜

责任编辑 孙建兵 王宏波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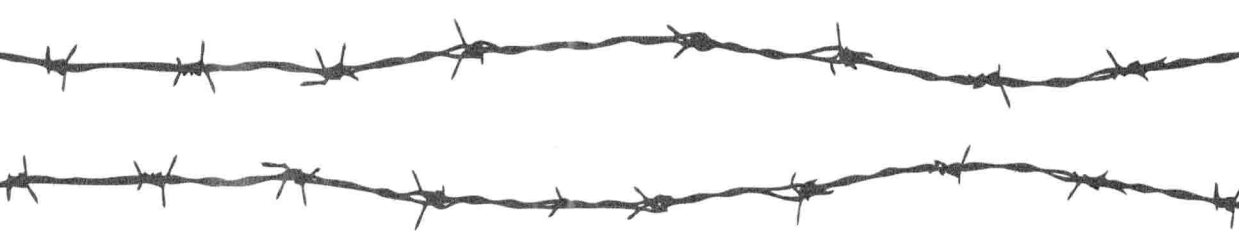
字 数 263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46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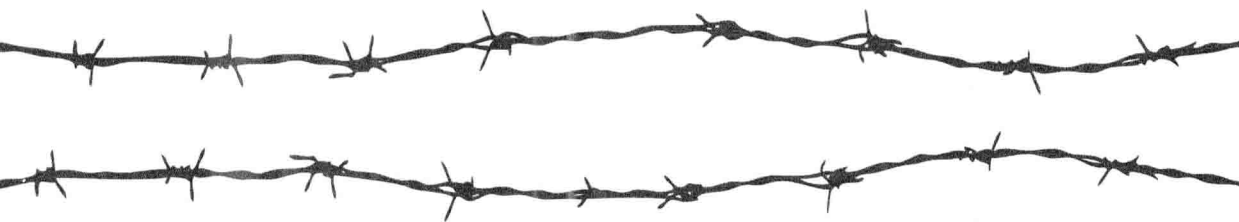
定 价 3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一	挑衅	001
二	南京保卫战	011
三	密营	021
四	扫荡	033
五	信仰	046
六	露水夫妻	060
七	朝发	069
八	心狱	078
九	麦浪起伏	091
十	失意者联盟	104



十一 夕至 114

十二 捕蝉在前 130

十三 危而不堕 144

十四 暴风烈火 155

十五 困兽 1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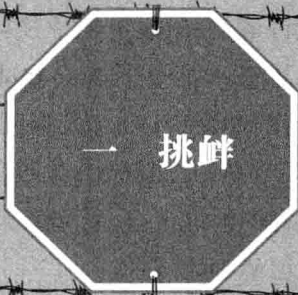
十六 风雨如晦 196

十七 黑云压城 211

十八 诸神之怒 2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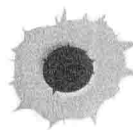
十九 今夜星光灿烂 241

二十 初夏之约 249



一 挑衅

作为长官，陆克雄立即坐在沟底，展开一个纸质精良的记录本，这和他褴褛的衣服很不协调，他翻到其中的地理分布图。在这个游击最活跃、生息最寂寥的北方县区，他带着这支残军经过三年的转战周旋，有着彻底的了解，绘制了密密麻麻都是村落名称的袖珍地图。



五月里，盛开的黄花像是绑在箭支上的射手身份铭牌，在纹丝不动的空气中保持着冷峻敌视的姿态，显露出临界端的即将反弹的强烈自尊心和企图心。

队伍藏身在初夏的荒地，四周的黄蒿暴露在毒辣的日光下，它像是饱受挫折生出来的绝望情绪，不被允许藏身，散发着对周遭际遇的深深怨恨。那些已经失去水分的茎叶显得很倔强、易怒，因而更加容易被谁随手折断。

陆克雄知道这是一条恰当的冲锋线，自己人隐藏在山丘的上面，高度足够狙击，距离适合冲锋，而且这个孤零零的山丘这么扎眼，对面还有两片小树林，适合途经此地的队伍迅速隐蔽，这样的地理组合，看起来太像是一个完美的伏击点，这样会触发对手的警觉，但是他已经别无选择。

没有最锐利的攻击突然性算是不足，但是还好有时间。阻击小组和尾击小组能够及时地埋伏在树林外的黄蒿地里。射界虽然受到了一些阻挡，好在他们的任务就是守株待兔，死死等待。当土丘上的指挥组能将来敌如愿驱赶到小树林里，来敌身后的弱点就能闪出来供其滋味甘美地伏击。

陆克雄早就知道它要来。这支一路都在顽强追剿、在异国他乡仍然美化自己的行动为正义色彩的“讨伐战”的松井小队，今天将在这里一起了断多日的恩怨。无论谁是失败的一方，都很难在历史上留下名字，但肯定会失去真实生活暂存在眼底的鲜艳色彩。无论是他们负笈岁月在灯红酒绿里的逍遥、戎马生涯在山河破碎里的倥偬，还是对手经常回味的箱根朝阳底下的七日樱花、大阪安静有情趣的女人，失败者的美景哀怨，注定将要在血泊里烟消云散。

他们是在这次大扫荡行动中遭遇的。

当时两行人乘着夜色来到这个村庄，巧合地分别在两个外侧对角驻扎。村民跑反后，村内净空。留在村边是两支队伍不约而同的选择，好处就是能够在最短时间里撤到野外。互相没有担心在这个短暂的时刻还会有不速之客到来，同时放松了警惕，各自在一处院子里睡觉，心情放松。

直到清晨，一个日本兵还幻想能在这个荒凉村落里发现什么食物，一脚踹开陆克雄队所在的院门，他明晃晃的刺刀的尾部，很脏的太阳旗幡率先进入众人的视线，大家在卧处用不可思议的眼光盯着那面小旗，像看着一个严重的玩笑。那个日本兵腰间位置的三八大枪也没有气魄端起来进行威胁，他反应很快，只是扭头就跑，跑开时也不敢呼喊出声，像是生怕惊醒了对手。

陆克雄最先明白过来,抄起短枪追到门外,看他背影已在几十米外,知道当场开枪只会提前通知数量不明的对手。

此刻,哪怕几秒都是弥足珍贵,随从们已经各自捡了枪支弹药,跟从自己的主官,纷纷从低矮的后院墙翻越出去。目标明确,向村外野地一路狂奔,尽其所能的希望跑出马上呼啸到来的子弹的准头和射限。

晨曦中,急促的呼吸在绷紧的神经影响下更像是在贪婪地吞吃,从没感觉到脸前方的氧气是这么重要,新鲜至极和艰难得到。

日军蹲踞在村口,于陆克雄部后方放了第一排枪弹,造成一人中弹,踉跄几步后扑倒,余下的人只是下意识的缩缩头,脚步不减速度,就像是配合性的表示一下,我方已受到讯息,他们专注到耳中产生鸦雀无声的幻觉,从很远的背后位置看去,就像空中的飞鸟投射于地的点点鸢影,疾驰而去。

日军原来指望着,能凭着这阵弹雨将对手压制,实行匍匐在地的规避,那样就会打成一个粘着的阵地攻守,谁想到对手充耳不闻,一副老兵油子的作派,转眼就又被甩出去一大段距离。

松井班长对军事条例是循规蹈矩的,他军刀以制式姿态高扬到位,用布绳在胸前固定的交叉背带,结合着腰部的武装带,这般紧束的土黄色军装,激动之下,包裹的敦实身材弩着,接近后仰摔倒。

弧度诡异的军刀,锋芒直逼头顶上方纯洁如同初生婴儿的朝阳,征尘满面的士兵,在嚎叫声中脱缰而出,就像是发现鱼汛后争先恐后参加瞭望的渔船甲板上的景象。

军曹紧随出击部下的视线,最终固定在前方的敌对目标,士气高昂的自满和种族意识下的轻蔑,带来了瞬间的士气昂扬,很好地隐蔽了他心里的一丝紧张不安,一个对于逃窜对手的充满矛盾的预感,对手明显是被撤出战斗的欲望主导着,但是似乎又有着很强的方向感。

当他醒悟到道沟的存在,这个特殊道具,在平原作战能大幅抵消本军作战的效能,它已经不可逆转地成长为对手的生命线。陆部官兵瞬间翻滚进道沟内。随着瞬息万变的攻守易位,空旷地带竟然成为了对手的预设阵地,松井心头的不安成为让他讨厌的现实。

果然,这决不是一支被自己追剿的溃兵,虽然知道得有点晚,能够认定的就



是,它是一支以守为攻、并且做到了坚决果断地执行作战意图的有备之师。这很尴尬,他是准备像往常的战斗一样,在战场上予取予夺的,战场态势的意外变化,由于自己的疏忽大意,陷落到进退失据的窘境,正在追击途中的本部即刻遭到了对面一排坚决的弹雨洗礼。

翻飞的子弹撕破空气,发出青蛇吐信的惊悚声音,贪婪寻觅、留恋不舍于血肉之躯的恣肆的感受,对于松井自己和部属都是尴尬的,是种真实和陌生的屈辱滋味。时刻成为攻击者,这原本是他们的特权,发动这场标榜为圣战的强势作战方的特权。

大和魂的偏执信念潜在地怂恿着,本部的武士以忠勇无畏之姿冲上去几步,马上,一个士官激烈地脸部着地,喉间血如泉涌,那是一个平素喜欢欺压新兵、以暴躁咆哮著称的人,现在就剩下艰难的嘶嘶吸气,他们同时敏捷地匍匐在地,呈现出大和魂煽情过度之后的颓唐。

日军迅速组织起挑衅性射击,换到的是拦阻性的还击。相持之中,日军像失去家园的黄色蚁群,在军曹的厉声呵斥下,开始蠕动着重整队形。

卫生兵低姿爬到较远处的垂死伤兵后面,拉住他的皮腰,小心翼翼往回拖。整好队形的队友全神贯注的关注他的行动,恍惚间像是看到了庙会上熟悉的捞金鱼游戏。这条捞回的金鱼很快就会死掉,并没有谁会去为它动情。

有个年资相当的同伴对着垂死的人频频点头沉思着,是追悼还是失败教育,没人知道。大多数人只会舔着嘴唇想着当下,喃喃自语,提醒自己别在枪弹下也变成一条死去的金鱼。

陆克雄部官兵抢在日军收割成果之前,能够侥幸地闪避到低于地平面的村外道沟里,自上而下,大家也是用力克服着心惊肉跳后的意识散乱。在夺命狂奔后,紧接着不停顿地部署火力,侦察周遭环境,紧张有序地进行着。从恐吓性射击到后面还算及时的拦阻狙击,从慌张到稳定进入战斗状态,显现出来良好的战斗效能调整速度,证明着这支小部队还没有能让对手轻视的足够理由。

尽管在促起愕乱的情形下,每个人本就是衣衫褴褛,因为来不及收拾,更加显得衣不蔽体。这些到处裸露着黝黑、消瘦但是紧实肢体的中国人,现在赤脚蹬在前面沟土上抵住,维持着上身前倾的射击姿态,有的人裤子都没有来得及捡,就光着下体,跨开两腿,谨慎地探头出去观察,在一轮射击后的停顿时间里,神情紧张

专注,像是在细心体会着倏忽远去的那颗子弹的尾音。

前哨沿着道沟被派出去,这时候已经弯腰返回报告,道沟两端的通路方向未被封锁。了解到两端都还是活路之后,陆克雄命令节省弹药,不冲锋不打,先打掷弹筒兵,打敌人摸侧翼的企图。

作为长官,陆克雄立即坐在沟底,展开一个纸质精良的记录本,这和他褴褛的衣服很不协调,他翻到其中的地理分布图。在这个游击最活跃、生息最寂寥的北方县区,他带着这支残军经过三年的转战周旋,有着彻底的了解,绘制了密密麻麻都是村落名称的袖珍地图。

他分辨着当下所在的位置。他在心中默默计划,下定决心后谨慎地收藏起记录本,同时若有所思。被这个决定支使着,他下意識地向太阳现在的位置张望。

必须坚持到夜晚到来。

当一个人的命运和某个他心目中期待克服的阻力开始息息相关时,即使是天空中没有情感的太阳,也像是拥有了深沉思想和意志的活物。在它面前,人的焦虑和犹豫,让它变得更加令人望而生畏。

从清晨到入夜才止,从现在开始,求生的渴望将使他们疯狂。

双方同时对当前形势感到一筹莫展,仍在徒劳的急速对射,向对方表明自己的坚定立场。子弹咻咻划过头顶,或者在眼前激起尘土,抒发的都是共同感受到的焦虑。

最先放弃攻势的是专心防守反击的陆部。道沟的防守阵形渐渐加长了许多,因为日军小队作为被动方,已经表现出侧翼迂回的野心。日军的游击组开始向道沟的翼侧爬伏过去,尝试抢占,自然也遭到了陆部针对性的顽强抗拒。争夺和掩护侧翼的战术重心,经过多次较量,激烈到即使弹药匮乏,陆部也要为保住侧翼而毫不吝惜地发挥火力,他们已经破釜沉舟。

阵线虽然被对手的迂回动作稀释,但是人数稍稍占优的陆部,终究还是堵住了对手每一个可能的突破方向,逼使着对手只有爬着倒退,含羞忍耻,没有能力破解僵局,可是绝对不会甘心。

两条平行的战线就像两根锯齿,费力地割动中间的一片缓冲白地,互不相让,因为谁都知道,这时候谁要是先松懈了,这很快被伐倒的巨木就将给谁灭顶之灾。

初夏的阳光,将空旷冷漠的平原照耀得白晃晃的,如同日军嗜好的烟熏白板



油美味。交织翻飞的弹雨又将这渺小的一块土地燃烧成炭火,彼此的仇恨像被困扼在此,无穷无尽地遭受着煎熬,直到无所作为,将斗志消耗殆尽。

像一群冲到岸上动弹不得的海鱼翻着白鱼肚,日军减缓了每一次抽搐的时间间隔。在对手疯狂的火力打击中,陆部的所有人,曾经多次都有了应接不暇、濒临毁灭的幻觉。

在勉强地一次次抵抗住对方的优势、精确的射击后,已有两名同伴面部中弹英勇殒命。死者弯曲着肢体,紧贴在沟壁的下方,使用布条和草绳做出的千疮百孔的草鞋,瘫在地面的脚踝仍旧被它勒出青筋,鲜血浇灌的脸栽入土中的死亡形状,在宁静的战斗间隙,周围战友才来得及侧脸观察一眼,心中都仿佛感觉到,同伴的牺牲,是整个宏大计划中的渺小任务的按时完成,继续面对深重的苦难,死者也许会满意自己的及时解脱,因而目睹者已经学会从容,只是认真地盯住前方诡异微笑着的厄运。

同样,陷入疲劳的日军,用军被卷筒搭起的简易防御阵地,大多数人已将枪支架在上面,紧贴在地面挪移身躯,寻找哪怕只是心理安慰的浅浅的一处洼陷。仰脸朝向万里无云的晴空,大口喘气,把制服的衣领解开,露出里面被汗水浸湿的白色衬衣来散热,单手摸索腰间的水壶,有点困难地抵到嘴角,抓紧补充失去的水分。有人懊恼地喧嚷着,开始怨天尤人。军官会体谅下情,没有责罚这些士气不高的同乡,因为这个联队的下级官兵几乎都来自同一个县区。他依旧一脸冷酷若有所思,然后命令一个士兵隐蔽地匍匐回村,尽可能寻找援军。

两方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在这个恢复平静的战场瞬间,刚才还头脑发热的日军重新意识到蓝天、阳光的存在,躺在平坦地面上,渐渐也有了互相之间的说话,这种似曾相识的感受,就像是还在国内的生活,中学时代篮球竞技结束后的两支队伍各在一角的小憩。紧张过后,多数人干脆吸起纸烟来,开始从饭盒里找出野外干粮来充饥,军需食品在此刻还是充足的,因为出发多日以来,都可以靠着洗劫村庄来提供给养。陆部也获得了难得的喘息时间,事发突然,几乎所有随身携带的物品都丢弃在昨晚的宿营地。这二十几个人也早已习惯长期藏身在野外缺水少粮的游击生活,现在只要熬到夜色降临,就会像龙归大海一样继续逍遥天边。

远处日军放肆的说笑声隐约传过来,激起性格桀骜的陆部士兵用南方方言连声怒骂,对僵持局面无处着力的日军士兵也加入了对骂的战团。互相挑衅,两方

都尽量使用连年征战中学到的能让对方勉强听懂恶毒词汇谩骂不止。日军的语言攻势表现在对荣极转衰的邻居歧视性的毁谤上颇有心得，陆部官兵则朴素地在和强寇的父母关系证明上饶有兴致。

双方长官在这轮热烈持久的互相挑衅中各有企图，陆部希望的是能拖过白天时间，日军算计的是想探出隐蔽处的陆部人员有没有逃走，潜行回去的人有没有找来援军。

陆克雄并非不想立刻利用道沟遁走，孤军奋勇，抵挡兵装强盛的日军于白昼，也是他情非得已的选择。平原视野广阔，不惜成本的冒险突围，将使得背后变成敌人显示百步穿杨射击能力的脆弱标靶。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所有同伴体力透支，远远不足与有信心和健康结实的日军体质比试脚程。尤其是察觉到近段时期，日军的活动异常活跃，自己一行人身经百战，幸存至今，匹夫之勇和心存侥幸，都有可能是不能更改的败笔，将悲剧地陷进敌人盛名卓然的铁壁合围里，万劫不复。

最重要的是，当他看到记录本上郑重地用十二条游击散射线包围的圆点，那个标注出的地点，它决不能因为本部的大方撤退而令日军不费力气的随迹寻到，那是自己一行人不甘屈辱地坚持北上抗战三年有余，屡建屡失后，唯一剩下的密营。

双方且战且骂，交叉作息，防守不敢大意。兴致勃勃，仇恨丛生，对能够最终一举将不期而遇的顽强对手降服，愈发充满了战斗渴望，在令人无可奈何的僵持局面下，逐渐再度聚拢了团队意识。

在千变万化的屠戮战场上，每一个偶然相遇的对手，都会瞬间成为自己终生的劲敌。由远在天边的统帅领袖们决定的宏伟战略，都将化作千万个近距离的命运遭遇和意志较量。

在想象中，这两支队伍已经无数次无情残害和调戏、侮辱对手，然而没有人在这朝不保夕的时刻，还能联想到民族命运而豪情万丈，如果要在箭矢如雨中白衣锦裘、擎旗在先的大义壮举，和在阴暗丛林逡巡良久、只待寻隙必杀的野兽中选择，双方不约而同的宁愿坚忍不拔地保留后者狡黠的野性。

当夕阳毫无眷恋地滑落天际，沦陷的寂寥村落被残霞渲染得好像火海炼狱，血色和阴暗正在快速地此消彼长。



枪声突然地从村里缭绕响起,是同样在执行搜索任务的日军友邻部队,在提前通知死死咬住对手的同伙。

整个白天都被钉在地上、如同猎犬一样咬牙喘息的松井班为之振奋。松井军曹竭尽全力地用哨音回应还在远处的援军。凄厉的哨音响彻旷野,就像这幕天席地的战场上空盘旋良久的秃鹫,嗜血鸣唳。日军重振旗鼓,连续狙击宛如欣喜若狂的谢幕彩声,陆部所有死守之士闻之无不如临深渊。

间不容发之际,陆克雄挥动手中毛巾,示意远处的掩护组向这边迅速靠拢。主力在理解长官的授意后,佯装即将孤注一掷、决死冲锋的呐喊声,蹲身用尽全力投出一波手榴弹,乘着爆炸的弹幕形成的片刻心理威慑,弯起腰,提着枪,悄悄地依序沿着道沟疾走,向一个侧翼撤退了几十米距离,然后,就在准备对决的对手还在警惕四顾,在对手还没有来得及捕捉到的视野之外,陆部将士动若脱兔,很快地脱离道沟,故技重施,向后方又一轮发足狂奔。

各路神仙游弋敌后,道沟是在敌人无察觉的情况下隐匿行军的必选之路。陆克雄知道,当下已经没有办法沿着道沟一路曲折地撤退,那样会被明察秋毫的对手分兵抄去近路,首尾堵截,只有以突然性的最大程度的直线距离摆脱,以加速扩散的夜幕作为生命保护神,才有可能在险象环生的被合围局面下转危为安。

在刚才简洁的命令中,他提醒每个人在此刻只允许对个人负责,不要管别人的生死,但要誓死对临时集结点保守秘密,当时他看到,大家原本疲倦的面容上稍纵即逝的淡淡哀伤后,恍然间,每个人在幽幽暮色中,犹能看得清晰周围世界的一石一草,从这些突然迸发的晨星般晶晶闪亮的眼睛中,他看到了答案,自信还在。

撤退方向指向东方,还算幸运,那里是离夜色最近的方向。众人从一跃而出到默契地跑出散兵线,在不断加速当中,计较着那更加逼近夜色降临点的分分秒秒。

松井班虽然预料到战局尾声处,将又是一通穷追猛打的重复上演,还是被眼前这支不再躲避行藏的中国游击队震惊,它的焕然如新的体力和愈挫愈坚的组织性,令人惊讶。

一直被对手紧盯着,被压制着,不能架设观瞄,掷弹筒到现在才算得到释放,倔强的松井军曹已经不再相信它还能起什么作用,凭借掷弹筒的打击很难再降低对手鱼死网破的决绝态度。

被压制了整整一天的信心,此刻受到刺激而斗志旺盛,被胜利在望鼓舞着,他

们变得不能容忍任何远距离的追杀动作,所有日军都希望能抵近对手,看到那常见的被追捕至绝境的中国人的绝望神色,在硕长的三八枪刺明光晃晃的刺穿下痛苦呼喊,然后原始的将被迫害者的头颅斩至半空,在樱花装饰的前方飞舞,熄灭掉往后来自地狱的怨毒仇恨。对蹂躏他人,他们已经食髓知味。

日军毫不犹豫地挺枪奋起直追。敞开的土黄色军装衣领满满兜着日暮的凉风,白色衬衣卸去纯洁的意味,如同裹尸布一样,散发着对生命的残忍和漠视。

双方在肃杀的原野上拼死角逐,都已达到听力、视力、心理的极限。每一寸土地,陆部官兵在跑过时都会深深刻画在脑海里,在和死亡赛跑,所有活着的人都在认真记忆着,这可能是他们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涯里最后的鲜活画面。而日军眼中只有死者,无论对手还是自己,都已在无情的执念中死去,如果还有什么能够证明自己还活着,那就是还能看到对手的各种新鲜的死亡画面。

性情凶猛的日本狼青军犬,最先支援过来,在道沟前几具尸体的血泊上呜呜低吼、垂涎欲滴,然后风驰电掣的追至松井班身侧,伴行中灵敏地发觉到新鲜的诱惑,如同两股狼烟冲向明暗交替的夜幕分割线,像是活跃于阴阳交接处的两只夜叉。

跑在队伍最后面的是陆克雄和他的勤务兵。长官是逃生者最后面的观察监督人员,陆克雄责无旁贷,勤务兵义不容辞,职守着长官的护卫工作。但是他没有料想到,两条日本军犬玩命般作长途奔袭,突破了他俩努力保持的安全距离,将勤务兵扑倒在地,风卷残云地撕咬,很快遍体血污。一只迅速游弋向稍前方的陆克雄,凌空咬向他的后背,被他身形踉跄着使用短枪一击毙命。衣衫尽破,撕落在身后,他旋即赤膊,支撑单臂持枪,精准地瞄准剩下的那只助纣为虐的野兽。看到亲随被咬破喉管的抽搐,想到自抗战以来这名伙伴追随自己,夙夜匪懈,陆克雄为之动容,耳中听得敌人的迫近,行进中不依不饶的枪弹声,他违背了只对自己生命负责的纪律,毫不延迟地将子弹瞬间送入两条生命的身體,结束了一个人的故事,免得被深怀敌意的人破坏他的原始风貌。然后他再次绝地求生。百米外,枪孔次第喷吐的火焰之花,送他狂奔到完全凝结的沉沉夜涛里面。

奔行在凉风裹身的夜色中,每一个人都沉浸在劫后余生的喜悦中,这种喜悦振奋着这些中国南部的农家子弟,一次又一次将脚下的终点延长到地平线的更远处,直到已经可以互相搀扶,甚至彼此可以听到剧烈的喘息中艰难表达的一两声咳嗽,每个人都想象着,明天又一次能够晨露湿衣,唤醒过来,看清这个世界,尽管



它会一如既往的苍凉悲怆着。

丧失目视追踪的能力之后,松井班停止了徒劳的射击。大正十一式轻机枪还在赌气,将几个步枪弹夹接连射完,机枪手也遗憾地把脸垂在摆动停止的枪托上。矢志全歼敌军未果,松井班所有官兵自尊地保持着冷静,他们不屑于将自己的不满发泄在不是自己的本领得到的战果上,一个快要死去的中国战士。

手电筒映照着聚拢的刺刀丛,如雪的寒光里,松井半蹲半跪,在流血殆尽的俘虏一侧,他冷峻地观察,研判着这支出乎预料顽强的部队的来历。快死掉的战士年龄不大,瘦骨嶙峋,长相就是那种自己见过的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在饥寒交迫下面无表情,说不出是认命还是反抗,时刻让他很不舒服。现在这个人因为大量失血更加羸弱,斜披着的子弹带被撕成了零碎,显示出他和百姓不同的战士身份。几乎没有剩下几颗子弹,松井点头确认,倍感好奇地搜寻他的私人物品,在里面找到一小块鸦片膏、金属镊子、半截筷子,牙粉和一本日语词典。他拿着镊子向这个战士示意,在肩膀上比划着夹子弹的样子,询问他是否是个医务兵,见他没有反应,便左右把玩着这个精致的金属镊子,它看起来和主人的身份根本不符合,不由得让他去猜想它的产地和来由。

援军到了,谨慎地用手电和松井班的哨兵联络上。松井看到这个战俘因为听到身边愈加嘈杂的异国声音,口中更加剧烈地呛血,情绪激烈,似有话要说。他用毛巾擦拭战士唇间的乌血,最后一下含有捉弄之意用了力气,战士仿佛看出了他的恼恨,气若游丝地说了一句话:五个。看到松井等人虽然完全听不懂还是很认真地想听到内容,在生命最后一刻,他带着一丝戏谑的微笑终止呼吸。他说的是他此生击毙的日军数字,松井从死者凝固在唇边的笑意觉察出其中的轻蔑意味和完全没有被折断的傲气,他冷酷地用死去的人只是失败者这样的辩词安慰自己。

一个少尉过来,把松井班痛骂殴打了一顿,因为他的爱犬为此丧命,然后在架火焚烧日军战死者和爱犬尸身的时候,命令松井班所有士兵跪地谢罪。松井满怀诚意地完全任由官长打骂斥责,却保留了一个秘密,他的这个秘密,就是从军犬撕掉的衣衫里找到的,一本遗留在现场的记录本。

在记录本的封面印着国军军徽和国军某师印制的字样。在刚刚告一段落的死亡游戏中,他终于有所收获,知道了对方真实确切的正规军身份,他极度渴望,下次能不再借助援手去证明自己的武运依然长久。



二 南京保卫战

空袭警报呜咽响起，替换了时钟的作用。很多街区剩下光秃秃的电线杆和大量瓦砾，宛如稀粥倾洒一片的餐桌。日军的飞机势大力沉地奔袭到城市上空，千年古城已经沦为大黄蜂展现骄矜姿态的硕大花园。防空炮火在微弱反击，在天空炸开几朵烟团，就像是这座花园墙壁上羞涩的无名小花。



金陵城裸露在火星四射的铁砧上,被反复捶打了将近九天九夜。五万日军的枪弹如痴如醉地剥去她往日的盛装和尊贵身份,满怀强烈的侵犯欲念,用烈焰焚天和雷霆暴怒,将她的葬礼装点得极尽哀荣。身陷死地的国军各部参战者,都在不知上情的情况下,竭力保护着这面对仙境女王谎话说尽的魔镜。

陆克雄隶属的宪兵部队,自金陵战事伊始,奉命对城市外围各处濒临陷落的军需仓库进行有系统的破坏,继而入城搭建街垒,做好巷战的准备。全师官兵经历过首日的欢欣鼓舞,当时我地面炮火击中轰炸机弹药舱,继而引爆护卫机,但是也很快陷入到各种流言恐惧当中,据说前线吃紧,这座孤城已变得危如累卵,守土之责的严肃和人命之轻的迷茫,反复折磨着他们的内心。

战事进行到第十二日,陆克雄连为城防司令部临时征调,奉命执勤维安和征集血浆,才得以近距离了解到城市内的真相。

从清凉山营房出来,由勤务兵跟随着,陆克雄带领一行人走到金陵女子学院附近的救护站,他们佩戴仿英式钢盔、毛瑟手枪、十二弹匣包的肩带和宪兵袖章,武器优良、衣着整洁,跃跃欲试,来自装束不一的各省部队,血染征袍的军人们,投过来冷漠的眼神,这让他们有点格格不入的不安感。

一路上,无人看顾的重伤员,哀求得到他们的援助。他们碰到某部官兵在劫持一位和死神争夺时间的医官,逼着他首先救治自己的长官。带队的人职衔高级,为了把医官留在正常的岗位上,不引起伤员的兵变,陆克雄自荐代为赴任。抗战一开始,他就是医学院的学生兵,师里的长官是他的亲戚,刚入伍他便任职上尉连长。这位亲戚仅是因为仪表堂堂,符合委员长选擢国军将领的审美观,在屡次兵败后犹得青云直上。因为医疗器材匮乏,这位团级长官伤势沉重,他无能为力,深怀愧疚。长官的临终遗言是,不要为难这个无能为力的青年军官,年轻人只要活着走出眼前这个逐渐失控的战役,便是今日抗战之成功。阅历丰富的同胞留下坦率的嘱托,所有人闻之默然。陆克雄脱身出来,却找不到原来整装待发时候的壮怀激烈、严饬军容下过高的自我期许,他开始亲身参与到这个真实的混乱泥泞的战场沼泽。

朝不保夕的危机感正在持续得到印证。午后他们经过车站,天桥的残骸,铁皮脆的像千万张纸片炸裂开来,一缕强烈刺眼的光线穿透弥漫的浓烟,照映其上,像是逼迫着一个毁掉容貌、双目失明的女子去承受极尽羞辱的示众,在她伤痕累